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胡觀瀾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十五

大義祠記 明舒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與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為天與也

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録甘誓不以家天下為兵禍之始耶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後世臣子一動於利將藉此以行弒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為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於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名教廢弛舉天下為俘馘而不以為恥奉君后以臣妾於故元而以免死為幸斯時也

不有徐公舉家不汚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邪方巴延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王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於岳武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擇死所以火不克死復以水乃死嗚呼擬公之忠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昴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魯連也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邪終古知名教之防而必不肯役

於敵人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公名應鑣字巨翁

謚正節事詳宋史本傳茲不及贅唯公以江山人舊有祠

在縣治北正德己卯進士武進吳亞甫來尹縣謂僻陋弗

振非所以風江人也乃改建於東門之內通衢易腐支頹

工不甚費九月吉遂告成事亞甫之政以節義教化為急

務大率類此如近宸濠之亂人多觀望唯亞甫與進賢令

劉汝澄首正其逆賊之名移文上下則夫是祠之改建也

豈徒然哉因憶成化間歷山建祀祀文張陸三公白沙陳

公甫曰大忠祠是祠舊因公謚今改題曰大義庶足以表異公之心也嗚呼大義明則名教植而君臣定矣

唐陸宣公廟記 薛瑄

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累有其人至於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為先論事以行義為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於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盡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名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

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余置不論獨推公有王佐之才者葢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為本自漢以來為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故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於王道獨公之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蹷拔矣夫知

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歛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於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即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待豈復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即今之嘉興府城

北有公遺廟世傳以為公之故宅前代碑誌備載其事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於當時奏議行於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饗宜量給官錢修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詔從其請又二年為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惟世之為守者類以督辦為能而於世教風化所關者未嘗留意獨舒君卓然以表忠勵俗為急乃論奏公之事蹟於朝舉久闕之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

崇血食不泯其所以為天下後世人臣盡忠盡節之勸
而有補於世教風化甚大是不可不記也遂述其事俾
刻之石使千萬世知崇舉公祀以樹風教於無窮者自
我天朝始

大忠祠記 羅倫

君臣父子之倫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秉彝也不可解於
心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惡所惡
有甚於死者不可解於心也若宋丞相文公天祥陸公

秀夫樞密使張公世傑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參天地而獨立貫萬古而不往夫豈有為而然哉不可解於心也兆人禍宋盛矣遼横於初富寇諸公折之金侵於中張鄭諸公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於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公者其大也元帥渡江自鄂入衛上下驚嘆卞彪説降斷舌磔之以死自誓繼立二王力竭勢盡辦香祝天颶風覆舟者樞密使世傑也外籌軍旅内調工役正色行朝勸講大學抱帝赴海從死十萬者丞

相秀夫也起義贑州烏合萬餘鼓行赴難出使臯亭奮罵不屈被留北營鎮江亡歸開督南劒襲執五坡目擊崖山悲歌慷慨正氣塞天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於戲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此公之所以為心也自古寇敵之禍未有盛於元矣宋亡則中國無主矣春秋之大義萬世之大防在此也兩國興亡而已乎此公之所以為心也宋

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卒食其報自時厥後合尊之子
卒嗣大統陰易元祚已帝中華世主沙漠天之助宋踣
而復起仁義何負於國哉先是倫謂陳公甫曰表異先
賢教德勸忠公甫以告僉憲陶君魯君慨然曰吾事也
崖山宋亡歷二百餘年莽為丘墟表章之典有大此乎
乃相地建祠於行宮以祀三公公甫題其額曰大忠立
哀歌亭於西澌刻信國諸詩其下祠兩廡以勤王義士
伍隆起等附祀置田若干頃復伍氏之後一人主之君

敏於為政多邊功民賴之又出餘力修廢典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於乎此祠成而忠義勸人極立此道明而綱常飭臣紀修矣

陶桓公祠記 羅倫

太尉陶公諱侃字士行番陽人徙潯陽父丹吳揚武將軍母新淦湛氏公少孤貧從察辟仕至太尉爵長沙郡公卒年七十六葬國南二十里策謚曰桓公有大功於晉謙勤忠恪雄毅明敏在軍四十一年戎政整肅招徠

以禮懷遠以德屢當大寇所向克捷羣醜破滅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道不拾遺蘇峻之役溫嶠推為盟主子喪不臨竟趍石頭斬峻兄弟王室載寧峻將馮鐵殺公子瞻奔於石勒以為武將公使告勒勒召而殺之勒髙自標致比肩二劉操懿輩不顧也乃畏公如此魏晉之際浮虛成俗公深嫉之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世死無聞於後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故其所立

耿耿一節始終不渝朝夕運甓竹頭木屑悉入掌舉柬
檖莖柳不忘劬勞卓樹殊勲弘濟斯世功成身退屢欲
遜位臥疾登舟去方鎮若脫屣非明智卓行能與於斯
乎梅陶稱之曰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魏
武用智傾漢夫豈公之比哉公之忠誠凜秋霜而貫白
日然觀晉史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有跋扈之心溫
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其有顧望之迹登天折翼彈血
成文動可疑怪此中知所不屑而謂公有是事乎盍行

高致毀蘇峻之誅庾氏愧憾世執朝權秉史筆者從而誣成之耳東坡蘇公布衣吳澥咸辨其非紫陽朱子表而出之然後公之大節俟後而不惑也使公志行於永嘉則二帝必不至於北狩中原必不至於板蕩行於咸和則北可梟石勒西可平李雄不偏安於江表矣奈何惠懷庸暗之主成帝削弱之資不足輔以有為也公曾孫潛方劉氏篡勢已成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屈身異代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於

戲分莫大於君臣行莫大於忠孝公之祖孫無愧焉曾
謂魏晉已降有斯人哉淦邑東有公讀書臺或少依外
氏於此耳公母墓則好事者為之也公父母葬潯陽在
都昌者意為近之令憲使陳公文曜憲僉陳公粹之修
臺創屋提學憲副夏公正夫名曰惜陰書院憲副洪公
萬善設祠像公于中以公曽孫靖節先生配焉將使後
之人進而仕退而處景行先哲咸庶乎斯道也其裨世
教大矣令尹葛君先後承襄是亦非俗吏之所能予故

樂道之也

鐵漢樓記　彭韶

賢人君子聳聲名於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後世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誠而已誠積而久久則著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然無是心者也非人之所為者也宋至元祐號為多賢温公在政府東坡在翰林元城諸人為從官可謂盛矣然當熈豐之後猶再實之木於是紹聖繼之奸相嗣虐羣賢盡斥元城劉先

生始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提舉洪州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母夫人來寓寶界院又改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從嶺南瀕危數四初心不變東坡推服之曰真鐵漢也後雖召還終不能安於朝屢斥以死死二年宋有金雞嗚呼此豈人之所能為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先生之為賢然畏忌之以其阻吾為妨吾樂耳其心固計曰天下全盛委裘可治何藉彼迂儒輩於是君自聖而臣自賢馴致遇變不可救藥所謂樂者竟亦何

有而先生之道則昭然於後世矣南安舊祀先生於寓
賢祠而寶界未有聞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為守暇
考圖志得之嘆曰先賢故居其可廢邪適院之右廊樓
毀撤而新之於時聶都山民獻梓木一章長九丈徑三
尺數百年前物也寔符期會衆咸驚異既以成是樓題
曰鐵漢葢先生至是始有專祠使來請記噫韶何足以
知先生然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患難
齊死生葢常變終始之極也志在責難已有愧辭是之

謂欺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之好
是用獻忠效職吾無怍焉内外不合乎持論從容臨難
失措是之謂誕先生遇惇三貶官一再從惡地遇京又
連遷謫曾無懼焉患難有二乎死生危迫猾者或懼先
生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徵笑談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
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
抑聞先生學於温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
而檃括七年而後可然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

於外與後之欲學先生者有所依據矣

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記　李東陽

成化五年春正月長沙府知府臣錢澍言臣所守宋潭州地按宋知潭州李芾當元兵之熾始至潭將畫地而守日以忠義厲將士人皆殊死戰有誘降者輒斬以徇城且陷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獲命乃醉其家人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焚芾居還殺其妻子復

至火所自發是時先帝死者知衡州尹穀寓居城中冠其二子與其家人死於火參議楊霞死於池後帝死者幕僚陳億孫顏應焱潭民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於林者相望其事昭晰在史傳布揚在天下浹洽在郡人耳目而郡之祀事不立其為闕典甚不細臣已立祀於帝所居故地以尹穀等配請著祀典儀物使有司永有所遵式事下禮部具春秋祭帝用豕一羊一粢盛備餘各羊一制可越三年壬辰東陽展墓歸至長沙拜公於

其祠錢侯以為予潭人且遣屬太史氏謂宜為記予惟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亡而萎弱困頓可悲痛者宜莫如宋宋之亡也仗節死義者數十人或止一身或連一家或曁其將佐而能使人感激之深且速如李忠烈者亦寡矣宋亡後數十年其遺民故老尚隱思之忠烈死潭人至今道其事猶慷慨泣下嗚呼是孰強之然哉忠義之在天下葢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茍順且誠無弗從之矣論者固以為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然當時

棄城賣國背位而逃者亦豈少哉微忠烈潭之人未必能死死未必能多忠烈守潭未半年而能感動人若是及其死舉湖以南皆降天下之存亡所繫可知也荆楚之間淫祀累千百而忠烈無血食地此豈可以示天下後世也繼自令吾郡之人瞻望感厲為臣必忠為子必孝嗚呼惟忠烈之風亦惟錢侯之功侯既祠公其歲祀必親予為之作楚歌以祀公以紓潭人之思

歌曰荒江澹兮寘宜悲風起兮洞庭靈之來兮揚舲載

風斾兮駕雲旌紛鐵馬兮如雲奮前驅兮我軍寧為宋鬼兮生不為俘彼雄而烈兮什伯其徒朝鶴唳兮水濵暮猿啼兮木下莽空城兮落日痛三户兮南楚楚之水兮荆之山靈之去兮奄復還酹桂酒兮三酌汎余淚兮潺湲余懷兮何極公之亡兮誓天與日芬蒴蘭兮蕉荔靈享祀兮終吉

四貞祠記 崔銑

正德壬申賊刼東勝擄掠婦女不辱被害者四人焉曰

趙氏曰表氏曰程氏曰平氏所司以聞詔給賻樹楔如制越十有四年辛巳潞守請於御史立祠小嶺祀之得請乃命東火仇朴治工而朴以其貲助祠為堂者三楹為夾室者三楹左右廊各三楹衛則有垣出入有門祀用春秋卜日蠲羞有祝以帛嗟乎往之可言者四貞而已乎余聞之政始於怠極於廢樂始於逸流於荒宦始於得人放於亂邪嗟乎不其痛哉自閹人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慾而燕遊啟八人又進劉瑾使懾廷論

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為宰以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遷秩免患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頹民窮而盜桀夫思亂驕藩伺隙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衆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僑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勲之不賂也而見重瑾敗而永繼永敗而寧彬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辟位傅尚書

之抗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逵之死義嗟乎懿哉皆若如人政奚底於壞也是故扞辱之女可以觀性秉節之臣可以觀學

重修文山祠記王守仁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令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為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廵撫廵按守廵諸司皆以是為風化之所係也爭措

財鳩工圖拓而新之恊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椎髻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士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

燿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獘流而為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獘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冒嫉褊驁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真所謂操戈入室者與吾欲備而論之以朂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

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茍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

奸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固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兹土者使毋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因推其愧心之言而為之記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裔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

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葢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髙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葢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兹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

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

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懐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葢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葢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九十四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九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十六

王氏祠堂記　明羅玘

弘治二年十月金谿明谷王氏祠堂成其作自元年之十二月而統其事者廷懋也堂之廣楹六之門如堂之楹而髙殺其四之一東西室各四楹器數齊湢庖庫具

在礱石為簷除四周如矩虚其中而甃之矢直砥平無興塵泥陰雨若霽闔宗升堂奠位凝肅顧瞻羣主若見若語孝弟之心與涕俱生咸嘆曰舊時吾祭不吾興感若是也鄉人之囂囂者曰甚哉王氏田入之饒成此其易也吾以為不然夫王氏田入之饒孰愈於廟賜之家禄入乎吾遊京師見其藩則拔矣垣則夷矣碑踣而畜室焉者盡賜廟也問之其子孫不入是者幾世矣又其甚者曰是既鬻矣族其盡夷築為他氏之宫也至其大

第以居高軒以遊則殫其禄入焉以與戚幸者爭為長雄顧不少惜豈其力獨歉於一廟耶葢其先世得無有貪功之過而濫及於非辜乎其不祀可坐而待也獨其子孫之罪哉而此王氏者吾知之實自宋祕閣校理平甫五世孫彥遠居於此平甫荆國公之弟也當熙寧中一時小人皆附公敢行苛政以希貴富貴富公所柄也豈獨靳於其弟乎而平甫竟以不顯終其身要其心有切齒於公與小人之所為者此寛厚長者之風而為當

世所竊笑然不知其固有可久而存者矣而彦遠又歸自京陵依故土以居其不忘本根又如此而公之子雱雱之死無聞焉小人之祀不祀葢亦與貪功多殺者爭入於泯滅而已耳無足論也祠之作庶其在此此天也夫豈牽於力哉嗚呼人亦孰不欲祀安知貪殘苛暴者其不愈急乎而卒愈促觀於此祠亦可少愢矣其族彦斯誠至是始克來請記吾以是為記亦以公為世勸云

陳靖獻公祠記　李默

昔我太祖高皇帝親御戎馬締造家邦每以扶植綱常培養士氣為首務故雖殘元遺孽黨桀吠堯猶必曲宥而全貸之以示萬世人臣之義其固以為堅凝基祚奠安元元非此道無繇也厥後懿文皇太子薨高皇已有倦勤之意永惟付託重計深懐隱憂左顧右却賴有二三藎臣為之羽翼既而天降禍亂靖難師興鐘虡不移市朝按堵則我太宗文皇帝有再安宗社之功然齊黃諸人自以身受國恩不敢懐貳駢首就殲宣城陳公迪實

與焉予在詞垣時讀公事狀未嘗不掩卷而悲也按公以洪武乙卯舉于京闈辟本郡儒學訓導嘗為郡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名拜翰林編修累遷雲南左布政三十一年徵為禮部尚書同受顧命是時兵起國勢䲭卼公等力陳計畫南北相持者五年事既弗就公益抗節不遜遂并其子丹山等六人磔於東市臨刑猶作五噫并死節詩至今讀之使人潸然淚下豈其忠憤所感思以頑民自待者歟予紏之難忽死而仲請囚人固各

有志誠不能以彼易此文皇帝嘗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後錢習禮以練氏親黨恒不自安楊文敏公因事諷上上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大聖人所以扶植而培養之者寧有已哉公死之日子孫孑無噍類百餘年来宣人頗諱其事成化間郡守涂君觀稍祀公於故里尋即罷廢使英爽之氣飄遙而無所依予甚悼焉嘉靖壬辰予以吏部郎謫判是邦亟求其後得公五世從孫太學生大林者而問之故乃諜諸前守餘姚邵君

熚具以狀白於巡按御史虞公守愚督學御史聞人公詮請復置祠春秋薦享如大司馬溧水齊公故事二公嘉許林亦奉地來獻地當郡學之東公少讀書處也予曰故祠以敞陋速壞今宜為久遠計乃旁購他地益之中為正堂奉公像以居又北為浩然堂各翼以兩廂浩然北有方塘塘畔為水央亭其東為井最前為大門門東十餘步為宛陵大節坊凡篚彝庖湢几榻百物畢備歲給掃除一人維祠據高臨曠宏麗瑰傑繼今而往庶

幾其無速壞云爾祠成郡中學者咸嗟吁慕嘆相與致
私愛於公而謚之曰靖獻先生遂因以名祠會予有持
憲廣東之命乃大會郡僚鄉大夫羣執事以中牢詣祠
寧神而告成事嗚呼殷有三仁其志不同其心安也故
足以獻於先王不然死者復生生者愧矣由斯以觀諸
公情事夫又何疑乎

顯忠祠記 姚淶

國家當興廢之際必有抗節秉志之士潤鼎齒劒視死

如歸出於橫流烈焰之中以明委質無二之義若此者
非求知於天下後世也顧天下賴名教以立茍有其人
為世道慮者豈可執向背以為抑揚據成敗以為輕重
計禍福利害以為緩急予奪哉奉川戴公德彜之死難
也幾百四十年里人諱而不稱者奪於國威也洡自入
史館始知公之大節訪諸其邑人類不能舉其槩求之
郡志則逸而不傳惟科貢考僅列公名而又失其實按
洪武二十七年及第之首則定海張公信而其第三人

則公也公拜官編修侍講而中改御史及左拾遺者則繼世更定之制也先皇之所簡拔嗣君之所録用其文學風誼固已見推於當世矣北兵南下長江不守公以身殉主禍延宗黨此公死事之迹也作郡志者不知公立朝大畧尚存於國史徒見南雍立石鐫公之名遂用其私臆以贋亂真置鄞人葉宗可於公之次妄題其下曰探花而抑公於是科諸進士之末是果何心哉痛乎忠義之易淪而文獻之不足徵也嘉靖戊子奉川邑侯陳

君縞至淶為言公之忠陳君始請於觀風者而祠之學宮猶未有專祀也越五載壬辰海虞錢君堉繼守是邑淶復告之曰發潛顯忠守土職也戴公之祠弗稱君盍圖諸錢君作而言曰某為政思以勸忠善雖小猶將張之以示風教矧邑之嵩岱有如戴公者乎某之往也政無先此下車進諸生而咨之時則僉諧乃闢地於社學之左為宇三楹額曰顯忠以祠公於中歲甲午祠成錢君率奉川子弟為文而酹之公之英靈洋洋乎罔不慕

馬赫赫乎罔不肅焉淒淒乎罔不愴焉自儒流以至於樵夫牧豎自故老以至於婦人稚子始皆知誦公之忠烈而重嘉錢君之善於表章也夫文皇興靖難之師固非常情之所仰測一時諸臣知齒剛舌柔之戒者莫不達權通變轉危為安保其榮禄悔吝不及獨公乃若逆天命拂人情至於嚴誅而不悔豈昧趨避於其間哉葢公守經之士也不可以語於繩墨之外是故有所可必有所不可有所能必有所不能壬午之死固公之所謂

可而亦其自以為能者又安得有他顧哉非獨公則然

昔者帝王之革命仁濟天下英雄之用武威震天下宜

無不服者而一節之士顧欲與之較是非於危疑之間

士各有志何世無之下隨務光之蹈稠水若不悅於湯

而伯夷叔齊之入首陽若不悅於武湯武之聖不虧四

子之介不貶揆道與義各得所安夫豈以相忤為病乎

弔伐如聖人猶不免於守經之議則王蜀周苛龔勝孔

融范君素韓通諸臣之死又何怪乎且內難既平之後

若曹國公李景隆歷城侯盛庸都指揮平安初相讐終相附而卒不免於罪洪熙之初下詔釋建文諸死事者之家屬昔人娶婦之喻在人者欲其從我在我者欲其詈人夫恤往固所以勸來玆非我祖宗之微意與此錢君立祠之義也或曰奉川之有戴公猶縣城之有方公也淶應之曰二公之死事同而其所以當死則異方公罷冠儒臣凡兵籌國議聽其謀斷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方公任謀國之寄而搆難

速亡誰當執其咎者所謂一不成而萬有餘喪非特義所當死於勢亦不得不死戴公則不然以舊君則可以死以同姓則可以無死使公而不死則為楊為金為胡為黃贖前愆而責後勞若無不可顧公徒以君臣之經而死非若出於迫與激者此其處死之難誠與方公差異嗟乎公軀已糜矣族已殘矣所不可奪者獨公之志耳語有之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其公之謂與其公之謂與

寶慶忠節祠記 羅洪先

嘗觀古之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廢興不可取必時之得失不可強為以其不可強為而取必者横於中則顧慮觀望之釁漸生而貞固懇切之誠日損固有假雖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逃其譏皆失之於利害之較太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履而蹈大諱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過於愚無寧失之巧寧正以敗無寧倖以成寧決性命於萬一不測之虞無寧靦面目以取

僨於歲月不可希冀之會非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容解於心也不逆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大魏公之量然二公之時猶可言也屈平殞身於楚王踈斥之餘令女失志於曹氏盡絶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蠲憤雖比於自經溝瀆可也何暇計夫成與敗益與否哉然而君子至今誦之宋至德祐譬之垂絶不可捄藥之人四方土崩非有同盟敵愾之助也萬里孤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

不通非有重購嚴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靡沸成風非有單辭微文之譙擿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徼泰和曾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酋畢命遂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為不善處死者言之也　公豈其人哉公　名如驥字德清與淳祐十年進士歷宜春大冶兩縣簿壽昌軍判官轉教授知進賢縣改鎮東制置江東安撫二

司機置文字所在俱有善政不為赫赫之名最後用呂文德等薦擢寶慶其死事之狀郡史與家之志銘稍異按宋黄裳所為志銘元兵將薄寶慶也公遣弟如駿歸曰吾既以身許國不得顧先人宗祀矣汝其圖之弟泣與别復取考功印紙題其上曰謹將節義二字結果印紙一宗了却神遊何處澄江明月清風澄江指泰和故鄉也事亟矣書舍生取義一章於壁以明已志城將陷左右請迎降公叱之登於城投劆江死郡人義而殮厝

之明年景炎改元太學生上書叙公功超五官贈敷文
閣待制謚忠愍而郡史所云驅家口七人同死劉江志
乃不載又二年弟如龍歸櫬與夫人鍾氏同塋不言死
地豈志銘亦少畧耶公死宋故元不為祠弘治丁巳巡
按御史曾公昂檄郡守馬公自然具奏下巡撫都御史
沈公暉議戊午合祀公叅政賀公祠中春秋行事著為
令祠故在郡東門外洪武初特祀賀公賀名興隆長沙
人甞從總制胡海洋克寶慶擒元將唐隆以功授寶慶

指揮同知會元左丞周文貴復寳慶賀與力戰死中卿
高皇帝聞而悼之贈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而襃死之詞
擬之巡逺滎光昭回堂廡有秩獨公死異代莫悉其事
故次第始末用補郡史之缺余嘗悲夫規計後利者多
忽持身之正誼而高談達節者輕決維世之大閑因為
記而寓私慨焉嗚呼後之饋奠祠下者聞二公死事低
徊嚮慕必且得其不容解於心者而無復惑於時勢之
變將於是非利害之際其亦尚有辨哉

峽江練公祠記　羅洪先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為人然未詳其生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笥九僊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壠徘徊久之不遽信已而入永興禪剎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沒田言且曰縣此南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即其故居又南一舍至玉峽峽分為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愯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迹隱隱階右數塚皆赦歸之人姓名猶

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良不覺痛哭流涕近隣黄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泣因道其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熈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塉諸黄所言如此練故與黎黄劉三氏著聞黄隣練且世婣受禍獨慘其土疆犬牙相入不怨厲已乃灑泣吐所未聞嗚呼此豈有所利而為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鳳凰山巔淦之人士譁曰公淦人也何與

於峽至為書詬詈之峽不為變當是時故老凋喪惜未
有以三洲告者三洲隸涂則涂祀隸峽則峽祀涂與峽
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六一產於
吉水廟食恩江神不可度知其在彼乎在此乎祭於廟
繹於祊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涂人又何疑於峽也余獨
念涂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涂則涂重也
峽之爭者譬之宗廟執事為榮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
能為涂與峽重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以死重

淦與峽何哉忠於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能即其心之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以幾前日不得不死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祀之心公不能要之淦與峽之人淦與峽之人亦不能私於公峽之爭也淦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葢曰彼在淦者何與於我哉雖蒙詬訾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葢曰彼在人者何

與於我哉雖戮妻孥無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
自盡其心而後能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
仁夷齊所以見賢於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
下聞者莫不興起宜峽在所必爭矣嗚呼淦之祀公得
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
矣獨不思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
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至於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
知凡幾而未有能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即

使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於公之一死也哉不是之辨而徒慨慕於公以為重其亦末矣錢之祠曰自靖故事憚登涉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行縣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桂相繼成之濮移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闢其麓併倉址與故刹地廣之下為求仁書院峻磴紆徑直聯之祠朗豁弘深祀有常度仍亭其巔曰高山仰止延眺其上三洲烟草盡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與

祀之去三洲遠與近哉然近三洲之不祀固益無以慰
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役俻論之告後之慨慕於公者

龍場陽明祠記 羅洪先

陽明王先生揭良知之學倡於天下天下之人師其說
而鼓舞不怠者所在祠之無問曾至其地與否龍場故
謫官處當時所居皆手自築樹其栖遲詠歌之跡至今
宛然能無思乎萁何陋軒君子亭之腐撓復亭其北龕
主以奉之者始於憲副雪山某公某撤亭北壁東坎別

檝中堂三楹旁翼兩序前為門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守以傳人者侍御麟陽趙公為先生鄉人有氣節而又嗜學故其勤若此祠成致侍御之命索余記者為憲使仰齋胡公堯時增飾未備親視其役復自為文以祀且遣使速記者今巡撫都御史須野張公鵾翼與憲使龍山張公堯年參政楓潭萬公虞愷學憲高泉謝公東山也余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

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龍塲三
年而後得之固有甚不易者則又何哉今夫發育之功
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
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
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卉
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霆為之也是故
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剥復之際天
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

迅雄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為文章再變而為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盬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絕域荒煙深箐貍鼯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瞀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如大

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而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矣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辦於中

否乎夫良知虛寂無體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恐喜咈順拘肆之態磊磪出沒於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而勉强格禁於既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何益於進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夭壽而後可以言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係者也若難而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過之一

以為風霰一以為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烟深箐狸鼯豺虎故區區而已矣誰為過之誰為祠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人之過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於賢愚相遠而嘆先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年而後有祠須野公持節來鎮夷獠底定顧乃出榛莽履幽巉徘徊其地信宿不能舍去果何所慕哉

三功祠記　鍾芳

記曰君子聞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國之所繫以為休戚存亡者也嶺南自秦政失馭隔為殊域漢興武帥奮庸前有路伏波博德後有馬伏波援至宋又有狄武襄公青皆赫然以勲烈顯百世之下秩祀而無替馬博德當武帝時與樓船將軍楊僕擊南粤軍東南摧鋒陷堅而博德所將僅千餘人多方招徠功顧百之可謂得綏遠之仁援佐光武奉命討徵側將二萬人涉數千里若拉枯朽所過繕城郭穿渠以利

民申明約束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者二十年可謂得經畧之宜青機敏沈毅宋皇祐間儂賊叛亂嶺表震疊而能以蕃落騎絶險破之拔身戎行名動華夏可謂得折衝之勇夫三子者克敵之功同而所就各異青勇以致義博德仁以濟威而援也政以弘澤要之各有攸當馬儂賊暴强已甚戰不力則大事僨矣故貴剛克兵瞬息萬變上首功者或反堅敵慱德敗粤人因乗其釁而招之此以不殺止殺也故貴柔克兵戒戰勝生驕潤

畧後事每啟他𠕋援獨不鄙其民而經制之與之吏生是兼二子之長而又有終也夫政不足而後有刑刑不足而後有兵兵已矣以政終焉所以生之也援其最優矣乎或曰青以後事付孫沔不欲專其美博德綏定事史畧其文二子葢無愧於援也理或然歟梧城東舊有尉遲敬德廟太守周任改祀三子名三功祠致仕太守石君邦柱屬芳記芳故繹其實以詔後人俾知三子所以爲功匪酷烈多殺之爲貴也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簒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録於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伴合覯釁之便茍其黨有可攜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寜死而不二其心寜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

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儌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為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闥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

指者皆允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刄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揕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為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

時兇黨裒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
廵按陳君蕙詗得其事㠀與其黨始伏辜此益足以見
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逭也
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揕讐人之胸而後為快矣事既畢
於是知縣羅君鴻為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
安君如石請余為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
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其姓其
夫其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其鎮也

董孝子祠記　沈一貫

寧波府治南六十步有漢董孝子廟孝子諱黯字叔達江都相六世孫鄞人也少孤獨與母俱百順咸聚隣人王寄者富而無行董母與王母相見各言其子而寄病之毆董母孝子歸而母方蒙被卧孝子跪請罪母曰無他也我失言致寄辱也因不起孝子哀毁營葬終不言報讐俟王母卒且葬手刄寄以祭而自詣官請死事聞和帝釋弗誅加旌焉又辟爲郎中不就卒初孝子母嗜大

隱溪水孝子以遠不能致徙居之後人以慈溪名縣云而在鄞者即其故居祠之唐大歴間刺史崔殷修之自為記其母像在南郊草堂中宋祥符間錢億迎歸於廟而請於朝賜孝子號純德徵君建炎初令林叔豹慶元間令朱堂咸修其廟我朝洪武初勑封為董孝子之神命有司歲以六月六日致祭用特牲正統二年守鄭珞修其廟國子祭酒陳敬宗為之記令萬歴間守蔡公貴易謂神母處殿偏非禮謀於鄞令周君之基首斥鏹買鄰

民地而節推張君似渠捐俸拓新之其後海憲丁公此
吕吳公鴻洙守吳公安國倅黄君鍾會别駕施君朝恩
令華君士標翁君憲祥相繼成焉一貫為之記記曰昔
之祀典嘗濫矣明興高皇帝秩正百神於吾郡獨祀孝
子夫孝常德也循陔戀闈無他異表見則莫駭而傳孝
子之傳以殺寄異也雖然曷異焉古人之行非其時而
偶值其難則異當其時而無所事難則常偉而當亦常
耳不常可以関一時而不可以傳萬世今之偉孝子者

俾孝子之處寄母有道矣吾有母人亦有母快吾母而不顧人之母令煢煢無所依以死錫類推恩道不如是隱忍以莖人之母而甘心焉然則寄母固孝子養而孝子莖也此所為孝子重者也顧是未足以既孝子余謂若孝子者可謂當而無瑕矣而世未有明焉夫報仇之說禮雖著之節俠則名之而上者不載於令急私忿而藐其公則下無王曲隣人而置不問則上無王皆瑕德也若孝子則當而不可瑕何則毆人至死法應死寄之當辟

也久矣第不檢不可坐而檢非吾忍於是而聽之有司必以疑輕而吾終有不報之冤故寧以身易寄死而毋煩有司非輕其上以為不能為吾殺寄不可以殺寄衵之上故也然則孝子何獨善處寄母尤善處法無憾於親而有辭於君矣是故其赦我也可生其祀我也可饗葢余少而籃孝子事索之漢史無有時則妄以為漢如孝子者多而史不暇故焉既讀張敏傳而悟其緜當是時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朝廷赦其死因定其議

以為輕侮法而敏駁之以為開私殺之路除其令豈以是格孝子故不傳耶不知寄有死罪不止於侮辱孝子殺死罪人與殺侮辱者異非不願聽之有司而勢不可不為私殺孝不忘君正足傳也和帝方用敏議而於孝子又宥且徵之亦可謂無頗刑無失賞矣史於是乎失書余恐後之人有孝子之心而失其中行輕殺人以快其父母之私而卒不免於吏議則謂孝子之事不可法否則謂後世無漢史之厚而不答其講之不精也故闡

之

二陸先生祠記　屠隆

夫賤華貴實惇士之操鞶帨雕蟲太上之所不由故世之鉅人鴻德厭薄浮躁謂無所用之然而椎魯之夫亦往往逃焉乃臧孫氏所稱三不朽不廢立言矣洪荒而後神聖大賢其所豎立者朗揭六合為萬世規苟不託之文士之竹素烏能傳之無窮與天壤共敝乎即尼父恂恂篤行而手定六籍告來世五千言非文章耶夫老

氏豈不沖然玄素也不佞仰觀於日月之華五星之彩
雲霞璀燦山川焜燿然後悟此道之貴也議者謂張司
空華而不實少文者率藉口焉夫誠使德超太上功軼
三五焉用文為若猶未也奈何多口而詆天下巨麗之
業司空妙識博綜多聞寡獨辨海鳧龍鮓之屬稱神智
雄藻哉其大者精忠奮於國家款誠信於幽冥通儒碩
望彬彬質有其文故可貴也二陸先生早歲以天才贍
逸見賞司空所操管湧於奔泉爛於天星吾固將不論

史稱平原伏膺儒術非禮不動即敦龎本實之士奚過焉士龍清識要自偉然矣或謂其周旋昏亂之朝卒與禍會為鈌知幾之神夫黄鵠遊於汙池祥鸞鎩於棘林葢亦屬有天命非由人事豈其時若嵇叔夜龍性矯舉薄富貴若儵籠而亦卒不免豈文章之過也觀平原臨收白恰從容神色自若此其氣量宏遠其於死生了矣夫學至於了死生豈易及哉其生也馳大譽於九州而其死也精魂感於二儀乃鴻麗之文兩先生霍焉競爽

至使君苗燒硯蔡公流血吳會秀異之氣實發於兩公

譬之天鷄始鳴曜靈啟途其有功於來茲大矣兩先生

華亭人而青浦者故華亭西鄙今兩先生墓實在青浦

則今固青浦人也不佞來令茲邑既已祀兩先生學宮

復為之建祠專祀焉而并考其平生之操履使知不佞

之所願執鞭從事者不獨以其文是役也不佞實捐俸

首事終之者部民陳謨蔡論而祠墓則俞孝廉顯卿所

捐上田皆好義有志者得並書

吳孝子祠堂記　王衡

吳孝子者諱璋宫保公父也孝子母陸幼孀而貧選入給事諸王府已隨王之藩孝子棄家求母者二十年既得見則母疾已革矣孝子為刲股活之將至邸三日而卒孝子負骨歸葬是生宫保公吳氏以貴顯富厚者累世世至今歲丙申吳之子孫始謀特為祠祀孝子屬予為記予詳次其事而知孝之悳果通於天也今夫人介然情欲之感其甚至於齊夢覺一死生然不得其願而

死者何限而以史所載孝子之至嚙指而動剖肝而活覔鯉鯉至祝槿槿生則何以若是捷哉天道也有天之天離合應違猶水中之日隹葦障之或驗或不驗而人之天以毛髮肉骨相屬離以精神呼吸相召取若燧之於日也豈有感而不應者哉吳孝子事類朱壽昌壽昌生不識母日昧昧焉望途而索其所不可知其為力難而孝子辛苦丐乞仰鼻息於尊王貴璫之手似易而猶難而其卒皆至於得母顧壽昌之母優游禄養者又數

年理不宜以溝壑死而陸母之得出也距其死三日耳片息之視若有所待而留者使孝子猶得以肉代糜以中其一日之養天之祚孝子甚恠而巧不可謂之不幸也葢昔者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四十餘年竟不得徒望祭追號以紓其慕思此豈其力有不足哉天子之意侈而匹夫之誠專天固有至有不至也彼其饑寒暴露足繭口吃夢噑囈而覺呻呼徙倚側息於宮牆咫尺之間此其一日足當四十年其可以得母無惑矣

今天下太平之日久聖明在宥鰥寡孤獨得所父母子女無生而離析之憂而世多服牛絡馬射功利四方輕去其親而不及顧者比比也豈非人心之天見於迫窮而隱於豐豫歟今吳之子孫方襲榮累富不自詡其門世閥閱而能追惟原本於艱難困阨之時思深哉豈但闡揚先德而已乎吳之不替也於此觀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劉宗望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十七 以下官署

中書政事堂記 唐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

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閒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

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叅不賞削
叅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
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罇俎之間有兵有刑有梃有
刃有斧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
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强之後宰相主生
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爕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
務道變輕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

爲糾身之誠

待漏院記　宋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

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葢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

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

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禄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定州閱古堂記 韓琦

慶歴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䰟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

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勵且患其汩於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旣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爲屛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不賢而足其報禄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爲也

誠以已之道未克而君之禄殊厚任重途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有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於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謀而俱本之於仁義功名一立不獨身

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於旂常傳於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為益是將有益於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圯圬墁之患矣謹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戸部員外郎

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强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葢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

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為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

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葢呂君之志也

滕縣公堂記 蘇軾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茍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爲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食菲惡不如吾私宮室敝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吾僮奴雖君子安之無

不可者然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遊者豈厭
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宮室葢有所從受而傳之無
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
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轉以
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
號為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
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
二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椽謫為令復一新

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寢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為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為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

得賔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埶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為尭山不以其輕者入於心而猶為其所難剝槌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為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

不彰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為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為代魏燕趙踣漳南蹶上黨肩尻頓僨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鬬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

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新修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唯其人匪其人不居且體貎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葢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

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趍暮還輿衛騶呵導從前後搢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衛三帥率有公廨庶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聽事羣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

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
聖畫新規二府親遣中人度地於闕之西南輪廣方制
房皇鉤折繪圖以聞即刋定於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
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熙寧三年秋七月
興作東西府凡八位總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
位成詔知制誥臣繹爲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十月工
實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緜禮義之政至於周而大備文
章典刑物采位敘煒然見於朝廷之表公卿內外居有

室宅上不爲過侈下不爲苟約出則寵之淑旂龍章鉤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筵粉純之居仰而視其宮則有榱題之礱密俯而攝其衣則有衮舄之嚴麗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之政故其取予屈舒厚薄等衰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既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蔽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呴呴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闌不設鈴不

讜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徧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蓋用人授位出於一切其煩文虛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興之初平定四方烜耀神武遂一宇內頗用戰勲伐閱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

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放古制文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修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隳必使望其器可以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葢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若乃聖作物覩宣燿典訓垂萬世之丕則考不磨之斯文其

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修西府記　陳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爲一司其職秘獨宰相得知舍人官屬無得預也貞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及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猒猒傳道宫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

貼黄除吏唐末既除北司并南北軍於樞密使遂總天下之兵五代以來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國朝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畧文武參用間以宰相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益重矣古之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於家家宰膳夫之政不至於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際故其爲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決於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閤稟事吏持書奏周走閭巷

終日不得與二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舂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熙寧三年詔營兩府於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爲西府於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修天下之政於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厎功士獻其能工致其材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於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禄比丞相置官屬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懾折於萬里之外噫

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登則恩見於榱梠俯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於已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咸平縣丞廳酴醿記 張耒

咸平五年詔以陳留之通許鎮爲咸平縣先是章聖皇帝幸亳祠老子道通許築宮以待幸既爲縣即以宮爲令治所主簿居中書府而樞密府爲尉舍熙寧某年始置丞於是遷縣尉於外而丞居焉丞居之堂庭有酴醿

閭之邑之老人則其爲樞密府時所種也既老而益蕃延蔓庇覆占庭之大半其花特大於其類邑之酴醾皆出其下葢其當時築室種植以待天子之所必有珍麗可喜之物而後敢陳是以獨秀於一邑而莫能及也每思唐自天寶以至於周歷歲數百天下未嘗無戰其治安僅足以小康而禍敗嘗至於大亂自安史以來藩鎮四據而天下無完國降及其末分裂攘奪至五季而中原正朔之所加僅止門閾之中惟我藝祖神宗受天休

命神武四達馬首所向破滅摧伏於是斷百年之蟠據合歷世之分裂數百年間禍根亂源殲剪堙塞大掃而無餘矣肆我章聖皇帝誕承祖武以無忘大功寬賦薄征順天養民四方無虞休養滋息如人之疾病蠱敗醫者既已擊逐鉤取其累年之蠹矣而後爲之調利撫養安居美食以使之豐腴而堅强也由是觀之自開元以來至於章聖而天下之人如復見大治之全國嗚呼亦可謂盛矣於是封泰山禪梁父祀后土祠老子徜徉四

方以明示得意聞之古者天子巡幸所至郡國必建原廟所以廣孝示後世而況當太平之盛時講一世之大禮八鑾之所經六龍之所駐可以昭後世示子孫以爲歷代大訓成法者宜如何哉是宜一草木一瓦礫皆當護守保藏無敢棄壞以無忘祖宗駿功成烈而使知夫百餘年間地平天成養生送死無憾者誰之力也酴醿之生當是時蓋嘗沾雨露之濡近日月之光與夫旄頭屬車皆爲一時之物矣可不愛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六